

美岑三十六岁，乍一看真已不年轻。一双手伸出来真是劳动人民的手，蒲扇一样，关节粗大，皮肤干燥。加上打扮过时，就更是添了岁数。但奇妙的是，她的脸上有一股子稚气，这种间乎于好奇心和好胜心之间的神态，使得她看上去又显得年轻了。所以有时候你觉得她已年逾不惑，有时一个侧面，又觉得她不过是一个穿了老气衣服的女学生。

她令人想到城市中，那许许多多你打过照面的、伶俐的老板娘。

那是你通勤的地铁站门口常年做案饭的女当家，只要你看到她，就记得你喜欢的样式是油条多一根还是酱汁少一勺；又或者是在你上班的商务楼下开水果铺的女老板，招呼你新添了草莓或柿子，提醒你四季更替早又换了一轮；也可能是你常去的衣服店的女掌柜，会打电话给你告知预留了外

贸尾单；又或者是你办了卡的理发店的女老板，叫得出你的名字、知道你儿子读几年级、甚至知道你母亲喜欢的染发色号。

天长日久，她们成了你生活的一部分、这座城市的一部分。当别人问你有美岑

沈轶伦

关上海的生活时，你不会总想得到东方明珠浦江游轮,但会想得到她们。她们永远熟知客人的喜好，一律察言观色不会咄咄逼人。她们会合理地赚你的钱,又得板地给你折扣。她们是老居民眼里的外来务工者，又往往成为新来的异乡客进入上海后，最早接触的人。比起穿戴时髦行走路上的年轻丽人，这些林林总总散布上海小店的老板娘，更像是上海本身。正由于她们的存在、使得城市的街角楼道不再

有些研究汉学的外国留学生发现，中国古代老人，尤其是老年诗人和词人所写的怀念诗词特别有感染力。他们在作品中回忆起很多动人场面，景物栩栩如生、事件历历在目。如“南宋四大家”之一的杰出诗人陆游的《沈园》：“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细腻地倾吐了放翁对结发妻子唐婉的真切怀念和痛苦；类似的情感记忆在他晚年作品中还能读到很多。

生活中有的人总自怨记性不好，也有人羡慕别人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其实，“耳闻则诵，过目不忘”是《晋书》中相当夸张的一句话,然而最近几年来，医界真的找到了一批“什么都记得”的人。正因他们什么都记得，所以反而被列入“病人”：“超强记忆综合征”患者。从而改写了传统观念：记忆能力太强不是好事。

“希望有较强的记忆力”和“人需要忘却功能”并不矛盾。出生于 1965 年 12 月 30 日的美国女子吉尔·普赖斯在她的《不忘女》一书中写道，从 9 岁起，她的记忆力开始发生变化,5 年后就发展到今天的状况，什么都能记起来。以前经历过所有的事，她都能详细回忆起来。从此，普赖斯便生活在各种以往事件的交叉火力下，她觉得压力很大，就像一直在看一部关于自己生平的电影，于是不得不去找医生。经长时间观察检查，医生认为患者有脑功能障碍：大脑缺少将不重要信息从重要信息中区分出来并加以忘却的功能。记忆在大脑中是以一种固定的模式将不同的神经网络网络串联起来而表现出来的。同样的过程重复次数越多，串联得越牢固，很容易作为长时间记忆而被激活。

最新研究指出，正常情况下，次要信息连短时记忆都不接纳，相反，会被大脑中一个强烈的删除机制删掉。所以说，普赖斯的记忆超强是种病态。她和其他一些类似患者的脑扫描显示，大脑额叶和颞叶的连接特别明显，容易造成“传记式超强记忆”。至于是由于大脑的这种变化(额叶和颞叶的明显连接)造成了超强记忆,还是有超强记忆后才使大脑发生变化,有待继续研究。超强记忆综合征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形成的,也需进一步确认。

吉尔·普赖斯是最早被发现的超强记忆综合征病人，是先有病人，然后才命名疾病的。至今，全世界已有 80 多名超强记忆综合征患者。普赖斯被称为“活日历”，她的超强记忆主要和自己的经历有关。澳大利亚有位女患者则擅长于记忆每件微不足道的事，她在梦中也能回忆起童年的细小事情和感受，连一次摔倒也让她在梦中获得逼真的痛感。

按说，大脑忘却功能障碍应引起其他功能的补偿，然而此病患者基本上不显示其他功能的增强。

谜底揭晓：

1.变化无穷；2.资本家(注:资助本家)；3.放；4.交通信息(注:交,朋友;通,全部)；5.李莫愁·郭襄(注:莫,古“暮”字)

仅仅是水泥玻璃幕墙，而是一种温情，一种使上海和人产生关系的温情。

总之，美岑也是这样。在浦东新区的灵岩路上，开一家印刷复印做广告牌的小店。十年前的新年前夕，我去采访她时，她三十六岁，已经是孩子的母亲，会说一口四川味道上海话。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处于城市底层：一个外来媳，丈夫又是上海的下岗工人，全家连一份可靠的收入也无。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又处于圆梦的状态：她终于到了大城市，找到了当地人，结婚安家生子。那是她人生中，最美梦成真又一无所有的一年。她身上同时焕发着志得意满的斗志和前途未卜的焦虑。但当我看到她的第一眼时，我就知道，她是个斗士。

她绝对不是会多愁善感的女人，她也没有空成为多愁善感的女人，毕竟一路从四川山区走到上海繁华之地，她不是要来多愁善感的。全家都揭不开锅的时候，她和丈夫借来 4500 元，加上自己所有积蓄，开了家洗车行加盟店。她真是敢。虽然由于毫无经验，开业 3 个月，一笔生意也没接到。她还是没有怕。

美岑说在那段日子里，有次她接儿子放学回家，儿子经过炸鸡店想吃一包薯条，她都没钱买给他。但即便如此，她脸上毫无丧气，我不知道她何以如此能信，信眼下的一切都只是可以被克服的困难。她只是一个女人，却让我想起在台上被打到血流满面的拳击手，虽然面孔青肿，但依旧目光如炬，双手紧握拳头。

她说人掉到谷底，反而知道前面必有转机。比如那个大年夜前夕，社区知道她的窘境，特意找到她，把街道党工委的九辆工作用车给她擦。她说她激动地去接水。寒风凛凛，上海的冬日阴冷刺骨，她双手浸在水里，如被千万根针刺一般，但她不晓得疼。她边浑身发抖边擦车，“不仅仅是因为冷。”她说，“是因为暖”。

那九辆车擦完。她得了九十元洗车费。她抱着这九十元回家，激动到一夜未睡。她知道最冷的天气就要过去了。春节后，就是新的一年。万物会复苏。这就是否极泰来。

后来美岑把洗车铺撑



下去了。为兜揽生意，她可以凌晨还在小区门口等业主回家泊车，然后主动上前提出去洗车。日子久了，社区的车主多多少少认识她。有了熟客、有了回头客，一切就好办了。

她说她最忙的一天只能睡两个小时。“但上海就是这么一个地方。你想要任何东西，这个城市都会给你。只要你坚持一下。”后来美岑有了六百多位固定客户，手下也雇了小工。

这个“没学历、没户口、没经验、没工作”的外来媳，就这样成为了在这城市站住脚跟的女人。像一株植物经过冬天，然后生根发芽。后来美岑学会了用电脑，她还从四川老家把弟弟请来一起经营新开的广告制作社,承接横幅、刻字、喷绘、灯箱制作等小型广告业务，她是从社区起家的，所以后来逢年过节，她会带员工为社区孤老送去食品。

我出门时，她还站在店门口送我。穿着显然是她最好的大衣，但看起来真是不时髦。我知道她永远会是老居民口里的那个“外来妹”。但这称呼如红字一样从轻视变成了赞誉。那个“嫁给下岗工人的外来妹”熬过最冷的冬天，成了“在上海开店做老板的外来妹”。上海，的确会给他想要的一切。

说到底，上海本来就是从一块不是上海的地方

元旦期间，我和老伴重游星洲。有幸与新加坡灯谜协会的谜家们欢聚，对这个拥有众多华裔居民的“花园国度”里，人们醉心和痴迷中华传统益智娱乐——灯谜的热情，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

那里有不少爱谜人。2004 年他们组成社团“新加坡灯谜协会”，每月举行两次内部例会，各出己作交流心得，不定期地出版谜书《谜岛众生》，汇集协会谜人创作的灯谜与论谜文字。每到农历新年，他们从小年夜起直到正月初八，一连十天举行“射虎台”灯谜竞猜活动。大概是第一代华裔移民多来自我国的潮汕地区或八闽之地，故竞猜灯谜的形式也仍保留当地风俗，即将谜条按序编号列于题板之上，猜者排队报号揭底，主持人手执鼓桴听猜者报底，如仅对其中少量文字则以桴击鼓侧木示意，全然不对不击鼓，倘若猜中，还需答如何扣合,方可获奖,颇具古风。

新加坡老一辈谜家，他们中国古典文学素养颇高，多才多艺，灯谜大都胎息橐园（晚清大谜家张起

勾、抹、挑、剔、打,像一笔笔填“描红簿”那样练。原来“挑剔”这两个字就是从这里来的。照她的手势依样画葫芦简单，但弹出她演示的那个音，实在不简单。“勾”练了一周,都没“勾”像,别说“挑”和“剔”了。

我也买了古琴大家李祥霆的古琴教学 DVD，回家照着练。虽然初学，听不出好坏，但比之于铮铮纵横、略显聒噪的古筝，的确简素、古朴了很多。以前总以为那些“天书”般的谱子，应该都一样，学了才知，古琴减字谱和唱昆曲的工尺谱，完全不是一回事。咬咬牙，依样画葫芦，把近十种指法啃了下来。练古琴，得

几年没回国的中学同学小秦终于回来过节了。我们彼此都视对方为最好朋友，她这次来，自然是兴奋的。不过得以见面，却是在她会过昔日同事、曾经同窗之后了。并非我临到年底有多少事情要赶工、总结，也并非她难得回国有多少人、事赶着去见、去做，时间，挑挑排排挤挤总归还是有的。之所以彼此都不急，都不像是久别，只是因为相识快二十年，两人都到了随意的境界。

约见随意，有了意兴就见，不论南北东西。闹忙之地不是不会去，也不是定会去。好比，徐家汇的影楼书市咖吧网红店可去，但要在寻罢那一时念起的异乡客梦里的生煎和白脱小球后才去。南方商城里的大型卖场不是不能兴冲冲地相携而去，各自在家饭毕聊天，都是家中无人又有年头之事之物待做待购，于是两厢随意自一南一北方向而来。

相对随意，有话则长，无话喝茶。会说各自亲人，不太说他人朋友，会说异国见闻，不太说流行八卦。交往到这个阶段，双方都知道对方的脾性、爱好乃至禁忌，话题当然不会少，而禁忌也不是丝毫碰不得，无意涉及相视一笑罢了。可以随时开始聊，又可以随时结束聊，好像总也聊不完，又好像要存放着什么将来慢慢聊。于是，玩笑是好的，静默也是好的。

所做随意,日常生活,寻常事情。人的相处,越日常越舒服、越见深浅。所以,我要去超市买福字对联,你有闲,同去最好;你要去看家具衣柜,我有意,等我即来。我两次去瑞典看她,十五六个小时飞机换飞机,最享受的不是同她徒步探访古堡、游览市景,却是跟着她逛超市、做保姆,或者她在饭厅看电视剧,我在阳台练瑜伽。仔细想来,朋友间能相处随意,真是最好的境界了。这种随意的境界,你是你,我是我,我们又是我们,未必能够常见,未必见了就要一起做什么,却也不是无事可做,是恰到好处。而这样能够相处随意的朋友,无关年龄、性别甚至志识，其实也是不多的，遇到了，是值得感激珍惜的。

变成上海的。上海人也是从一群不是上海人的人变成上海人的。过了农历新年，许许多多不是上海人的人回上海了。上海,因此又重新变得更像上海了。

顾问林月英老师的“残花落尽惊雷前”打电讯用语“谢绝来电”(注:谢绝,花儿落尽),大有丝丝入扣之妙。另如黄玉兰会长的“东郊朗月下，浮萍水草荡”打排球教练“郎平”，慧心拆字，巧意组合，妙不可言。还有如郑景祥的“通晓战国史”打烹饪术语“七分熟”(注:熟知战国七雄分裂而治)、邱建忠的“自幼多茹素”打网络流行词“小鲜肉”(注:鲜,少)、柯秀清的“莫教子欲养而亲不在”打服务业称谓“待应生”(注:生,活着)、黄振中的“阿里风光”打俗语“山中无老虎”(注:阿,山阿;里,中;云从龙,风从虎,故扣)、罗兰的“深锁东篱八月黄”打香港艺人“关菊英”、邓伟文的“挫败中成长”打高校简称“北大”等俱是饶有谜趣好作品，值得称道。

最后，我在这里展示几条新加坡谜家的灯谜让大家猜猜（谜底刊于本版）：1、玩魔术致富(打四字成语一)；2、接济宗亲（打三字称谓一)；3、激动得无语落泪(打 8 笔字一)；4、新知旧雨绝音书(打四字广播用语一)；5、唐王夜枕，子仪佐政（打《神雕侠侣》人物二）

是富贵闲人，每天起床，泡茶、焚香、赏花、溜鸟，酝酿半天后，才开始动指操琴，才能得其“静”气。不管这么多,迫不及待,开始练曲子了。《仙翁操》才几句，太简单。《秋风辞》练练，音色变化不多，也不过瘾。不弹《梅花三弄》《阳关三叠》，哪叫会弹古琴？一学期下来，等到要汇报雅集了，算算，没几个全弹得下来的。雅集那天，坐在台下听各位师兄师姐演奏，我悟到，古琴的“音色”太重要，像管平湖指间那种清旷辽远之音，当世几人能有？

我跟潘良桢老师学了几年书法。潘老师说:笔法不对,练得再多,也是枉然。我一直想有机会跟林老师学学他的“一指禅”,可惜,林老师几年前故去了。

人需要忘却功能

陈钰鹏



知苑 谜话



谜话

古琴“一指禅”

尹大为

有朋友学过琴，我跟她提起也想学，她非常热心，二话没说，把老师的电话给了我。原来是古琴大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林友仁老师。我冒昧地给林老师打了个电话，但林老师已不带初学者了。在林老师的推荐下，我买了琴，但不会弹也是枉然，又想到了那家琴馆。提起勇气迈进去，里面的店员极和善，热情地介绍他们的各种班，初级班只有上音戴晓莲老师的学生教了。

开学了，老师是个略腼腆的小女孩，我头一次知道，弹琴手指甲都要剪平，只留一个右手的食指指甲。她极耐心地对着“减字谱”教我们指法：

雅玩

七夕会